



书趣文丛 / 第二辑



陈乐民 资中筠

学海岸边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海岸边/陈乐民, 资中筠.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 10
(书趣文丛·第二辑)
ISBN 7-5382-4262-7

I. 学… I. ①陈… ②资… II. ①散文-中国-当代②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 I 267② I 21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4173 号

学 海 岸 边

陈乐民 资中筠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北一马路108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625 印张 162 千字 2 插页
印数: 10,501—20,500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责任编辑: 俞晓群 王越男 技术编辑: 华 德
装帧设计: 陶雪华 美术编辑: 谭成荫
特约校对: 王郁文 张家璋 责任校对: 马 慧

ISBN 7-5382-4262-7/C·147

定价: 8.80 元

出版小记

因一时激动，在一篇评论的激励下，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起意编了十本《书趣文丛》，用意只在张扬一种读书方式（一种而已，并非全部），为一位受屈的、我们很敬仰的海外读书人鸣不平。却不料一发而不可收拾，在出版社的好意促进下，大有一而再，再而三之势。

说来也巧，张扬“书趣”，今日竟成时髦。这时髦的形成，同我们无缘。将来写文化史的，也许有意搜寻生僻题材，研究起九十年代中的“书趣”史来，那得实说，我们绝不是始作俑者。但是，正当商潮汹涌之际，却到处出现《书缘》《书屋》《书与人》……等等书刊，也算得上雅事一桩。在一份很有名的企业办的内部小报上，读到一篇文章，作者谈自己在商界活动之余，读一份谈书的杂志的感受：

从未自视为知识分子，而是自觉地把自己归入了芸芸众生中的一员，然而，心中却无论如何也无法放弃对形而上的追求。……笛卡尔曾高呼：“我思故我在”。在分工日益细致的社会里，每个人都不啻是一件社会的工具，循着机器的程序在责任的齿轮和交往的链条中完成自己的使命。而人们从未间断对科学理性的追求和对文明价值的探寻，因此，才感到自身作为人的存在。

由此，我们可以窥出在“俗”潮澎湃之际“雅”流出现之可能，以及“书趣”之类存在的必要。是的，尽管商潮汹涌，世风日下……，对现今的诸多的责难，但是，毕竟还有地方可以出版谈“书趣”的书，这总比动辄把文人的这一点小小的志趣当作异端好得多。现在到处都在讨论跨世纪该读什么书，高人雅士，各有所说。一位学者主张读关于模糊、混沌的书，最使我辈折服。因为，什么世纪、跨世纪云云，原是一个看似明白实际上模糊、混沌的问题。但是，说推荐跨世纪的书，我们倒是愿意人们读一些关于“书趣”的书（未必即指这套丛书）。因为这里可享受到的模糊与浑沌的乐趣，不只可以跨到二十一世纪，大可再跨到二十二……世纪去。趣原离不开情，而情之为物，应是万世不灭的！

话又要说回来。上面这篇文章的作者又说，当他享受到读闲书的乐趣之后，不能不又回到现实中——

去读《国际金融》，去读《国际会计》，甚至《家政百科》。是的，只有后者才能为我明天的生活带来或多或少的利益。人文精神并不足以使我在下一轮谈判中窥伺出对手的弱点，也不能使我把自己的“小狗窝”布置得更舒适。

说趣味，道性情，原是每个知识者生命中不可少之事。但是归根到底，它又不可太多，也许还不能占一个人生活的主体部分。写到这里，生活的逻辑在向我们提示：您该适可而止了。

现在第三辑正在编，收不住了，此后当力求收敛。

脉 望

一九九五年九月

1. 堪隐斋随笔
2. 逝水集
3. 伸脚录
4. 书廊信步
5. 串味读书
6. 中楼集
7. 潇园随笔
8. 偷闲要紧
9. 水流云在琐语
10. 学海岸边

明季张宗子常在
“书隙”中寻乐趣，学
海岸边的散步者从书
缝中剔理文字，正是
同此情味。

目 录

序(1)

第一分

读书偶得

- | | |
|------------------------------|---------|
| 无韵之离骚(9) | 资中筠 |
| 巴尔扎克《公务员》译本序兼及
《浪荡王孙》(15) | 资中筠 |
| 经久不衰的完美境界(27) | 资中筠 |
| 细哉文心(33) | 陈乐民 资中筠 |
| 茶烟香袅逗高歌(41) | 陈乐民 |
| 坐视世界如恒沙(45) | 陈乐民 |
| 历史的观念(52) | 陈乐民 |
| 不见人间宠辱惊(61) | 陈乐民 |

第二分

旅美书简一束

- | | |
|------------------|-----|
| 总统早祷(71) | 资中筠 |
| “威尔逊中心”引起的遐想(77) | 资中筠 |

钢琴引起的喜与忧(85)	资中筠
自由选择与堕胎、同性恋及其他(92)	资中筠
另一种两极分化(98)	资中筠
洛克菲勒基金会(104)	资中筠

第三分

中西文化

中西之交 义理分殊(119)	陈乐民
非作调人, 稍通骑驿(129)	陈乐民
哲学家的足迹和沉思(138)	陈乐民
杂说戴震与笛卡尔(148)	陈乐民
康德与中国哲学(152)	陈乐民
理性·人性·文人(156)	陈乐民
伏尔泰与启蒙(163)	陈乐民

第四分

杂感

寻孔颜乐处, 所乐何事?(175)	陈乐民
“阴盛阳衰”辩(184)	资中筠
清华园里曾读书(189)	资中筠
留得天籁在人间(198)	资中筠
一片回忆(203)	陈乐民

序

这本小册子里收进的都是从我们的业余爱好中选出的，不属于我们的正业。“正业”者何？就是靠它领工资的那些工作。我们的“正业”从离开大学校门的四十多年里，约略可以分成两大段。前一大段谓之“民间外交”，指的是不以政府名义进行的各种国际活动，包括接待外国的来访者、到别国访问、参加种种“非官方性质”的国际会议，等等。官话叫做“外事(或涉外)工作”。五十年代初，我们离开了学校的大门，根据国家统一分配就进入了这个所谓涉外的圈子，做一名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所司何事？广得很，也杂得很：诸如翻译(口头的，笔头的)、替领导人起草讲话稿、草拟公函、开会记录、剪报贴报、档案资料，平时也研究些问题，给领导提供情况。总之，举凡一切属于行政和领导所需的大事小事，几乎无所不包，这叫做什么职业，至今无以名之。然而也忝列“秀才”，时时应召单独或参加某个“写作班子”，按照一定的意图写些报告、发言稿、材料、声明、文电之类，不论是内部还是公开，都是以级别更高的人的名义出之，执笔者作为“刀笔吏”只能是“无名英雄”。而且，那些文字既容不得创见，又见不得文采，所以即使现在收集起来，十之八九只能存作某一个

特定历史时期的旁证，无发表价值，我们也不会予以认同的。但是无论如何，笔头还是受了很多锻炼。那时，常年累月东奔西走，自嘲曰：“跑码头”。这样的本职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来临遂告一段落。这是前一段的“正业”。

“文化大革命”后，“本职工作”的内容有了改变，那倒是我们自己主动提出要求而经领导批准的，就是改为作国际问题的研究工作，并且前后脚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而后又同时当了一段美国研究所和西欧研究所（今名欧洲研究所）的所领导。所以，这第二段的正业就叫做“国际政治研究”。例如最近出版的各自主编的《战后美国外交史》和《战后英国外交史》，以及已经付梓的《西方外交思想史》之类都是最新的“正业”代表作。

“正业”如此，则所写的书和文章自然便多是包括上述一类书的国际问题，评职称、当所长，也是靠这个。

但是我们都有个怪癖，常常不满足于自己的正业；每每不能忘怀于幼时染上的诗云子曰和青年时期涉猎的洋文洋史。平时又极喜欢看各种有兴趣的书，中国的、外国的，都比看“正业”书兴趣浓得多。总之，眼睛常常瞥着“国际政治”以外的文史哲，时时心向往之，甚至有点身在曹营心在汉。此外，资某人还特钟情于西洋音乐，从儿时便学着“乱弹琴”（钢琴）；陈某人则爱好附庸水墨丹青之雅。这些在过去经常要写的“工作总结”、“思想检查”之类的“历史文件”里是没有地位的。若写，也是为了加以批判。对于我们的这些业余的喜好，赞之者宽厚地许以“兴趣广泛”，责之者至少是斥之为“不务正业”。因为那个时候分配干什么就该只干什么，心不旁骛，才是“忘我”，“一心扑在工作上”。而这两类爱好率皆有“资产阶级”或“封建士大夫”情调之嫌，“业余”云云，总觉得不大理直气壮。直到“文革”过后，脑筋渐渐开了窍，原来已经弃若敝屣的东西竟在心里显得特别珍贵起来，淡忘了的重又浮起，业已失去的急于要找回来。尽管研究“国际政治”的正业占去

了大部分本已有限的精力和时间，还是不能自己地偷闲写了一些兴之所至的文字。而且家里又有了琴声，米南宫、董其昌等也重新出现在案端了。

说怪也不怪，随着年龄的增长，“业余”这一头的兴趣一年年看长，而那安身立命的“正业”越来越令人感到枯燥，写的大块文章虽也字斟句酌，不惮几易其稿，却常怀疑究竟有多少人能够卒读。“正业”是非做不可的，是义务；义务与业余终是两回事：可以是重合的，也可以是相左的。而“业余”则必定是出于爱好（为了改善生活的“第二职业”不在此例）丝毫勉强不得。所以一个人的真性情倒常是在“八小时以外”更能自如地表现出来。如今，老境已至，更加觉得自娱、适性之必不可少了。

既然是自娱，也就不必受“术有专攻”的限制，上天下地人文物理，皆可畅行，无分门户，文章人人得而写之。所以“业余”每是“杂家”。当然这里讲“自娱”，最终还是离不开这套丛书所提倡的“书趣”二字，总是与“学”字有些关系。古人说“文以载道”，又说“诗言志”。我们的这些文字并不想载什么道，可算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别解。写这类东西不求别的，只求好玩儿而顺手应心，对读者说来可能也不那么枯燥；但是言为心声，免不了要借题发挥，这是痼疾，改不了的。

于是，无以名之，名之曰《学海岸边》。因为号称“学者”，这些都不是所谓“学术著作”，但又不是与“学”无关，所以算是在岸边。除了这一点是共同的之外，其实两个作者大部分文章的性质和内容并不属于同类。例如“中西文化”就不好说完全是业余；要研究欧洲，怎能扣除它的历史文化呢？因此，莱布尼茨、伏尔泰并不游离于题中之义，文章性质也介乎学术与闲文之间。而另外一些则多属于闲文、杂文，离“岸边”也略远些，有的简直作为一种文娱活动，与“正业”毫不相干。

以上算是解题，下面讲讲这个集子本身：

这里辑入的多数是近一两年发表过的文章，个别的发表较早。有些在编辑本书时作了些文字上的改动，特别是原来为了适应报刊要求短而删去的，敝帚自珍，这回又趁机恢复了。文章粗略地分为四类：“读书偶得”、“旅美书简”、“中西文化”和“杂感”。

“读书偶得”辑入七篇。平时嗜书，看得不算少，抓到什么看什么，没有什么系统；且大多看过就丢开了，感想不少，写的不多。有点像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所得，便欣然忘食。这里的几篇不单纯是评介，而是读后感。有两篇是译著的序言，也收在这里。

“旅美书简”一束，六篇，不是游记，当然更不是“战略”、“格局”之类的政论；毋宁是旅美期间因某些场景或经历而发的感想和议论，有的则是自认为内涵尚不无情趣的小故事。我们在过去几十年中，由于工作关系到过地球上许多角落，涉足亚、非、拉、美几十个国家，在那闭关锁国的年月，称得上是一种极难得的机会。所见所闻不为不多，不为不广。但在五、六十年代，搞“自留地”写自己的游记之类，虽无明令禁止，却绝对是不受鼓励的。处于现在大力强调“知识产权”时代的年轻人大概很难想像，那时“知识私有”观念是在不断批判和肃清之列的。加之那时对外部世界警惕极高，纪律规定不得自带被认为是重要的文字的东西，包括笔记本。我们又不是有心人，当时全心全意投入工作，不作他想。记下些东西供日后写作发表，是想也没敢想过的。不少趣闻逸事的鳞爪至今散落在记忆里，成为茶余饭后谈助，每与同代人闲聊，时时拊掌而笑，或相与叹息，然而那些具体情节都已荡若云烟，再也收不起来了。看到时下报刊上发表的众多游记一类文字，便觉得许多明明是我们早已经历过的，因而引出许多一般人所没有的联想与回忆；如果当初“跑码头”时留下些自己的东西，恐怕也有好几大本了。每思及此便后悔莫及；不过，生未逢时，怪不得谁。

最近十多年来，资某又有机会经常跑美国，此时已少清规戒律的束缚，但是过去对西方世界比较熟悉，许多事情见怪不怪，又由于研究美国成了专业，见闻之类反倒无暇去写，又放过了许多可写的材料。及至看了各种旅美见闻，包括某些名家的手笔，便略怀不敬地想：原来这也值得一写！又见种种“打工文学”、为在大洋彼岸求生存，熬“绿卡”形形色色的纪事，觉得相比之下，自己还有见人所未见的地方。一九九二年再次有机会在美国作近一年的访问学者，偶与友人书闲谈一些趣闻，受到友人鼓励，怂恿写出来公诸于众。自己也觉得，以无所求于人的平等身份冷眼旁观所得以及混迹于高层学术界的经历，或可提供另一种视角。对一个国家见仁见智正如瞎子摸象，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大国（中国亦然）谁能自称已见其全貌？遂以书信体写下了几篇，陆续发表。本来还有几个题目，想写出来单独成册，后又为“正业”和其他杂事所冲击，耽搁了一段时间，又觉时过境迁，不知以后会不会打得起兴致来续写，只好将已有的几篇姑存于此。在这期间，陈某自然也常去欧洲，也常有所感，只是生性疏懒，没有写下，只好待以异日了。

“中西文化”七篇，与时下的“文化热”毫无关涉，也不是什么“文化比较”一类，不过是些根据随手记下的读书笔记加以梳耙整理而成文字，大多是有关文化哲学的杂谈散论。记得刚写出一两篇的时候，有的朋友觉得奇怪，怎么陈某人弄起文化问题来了？其实这并不是突发奇想，更不是赶时髦，大抵是来自青少年时期就养成的，于今尤烈的那点儿“历史癖”和“国学癖”，只要有机会便想“过把瘾的”。晚明张宗子常在“书隙”中寻乐趣，陈某的这类文字也无非是从书缝里剔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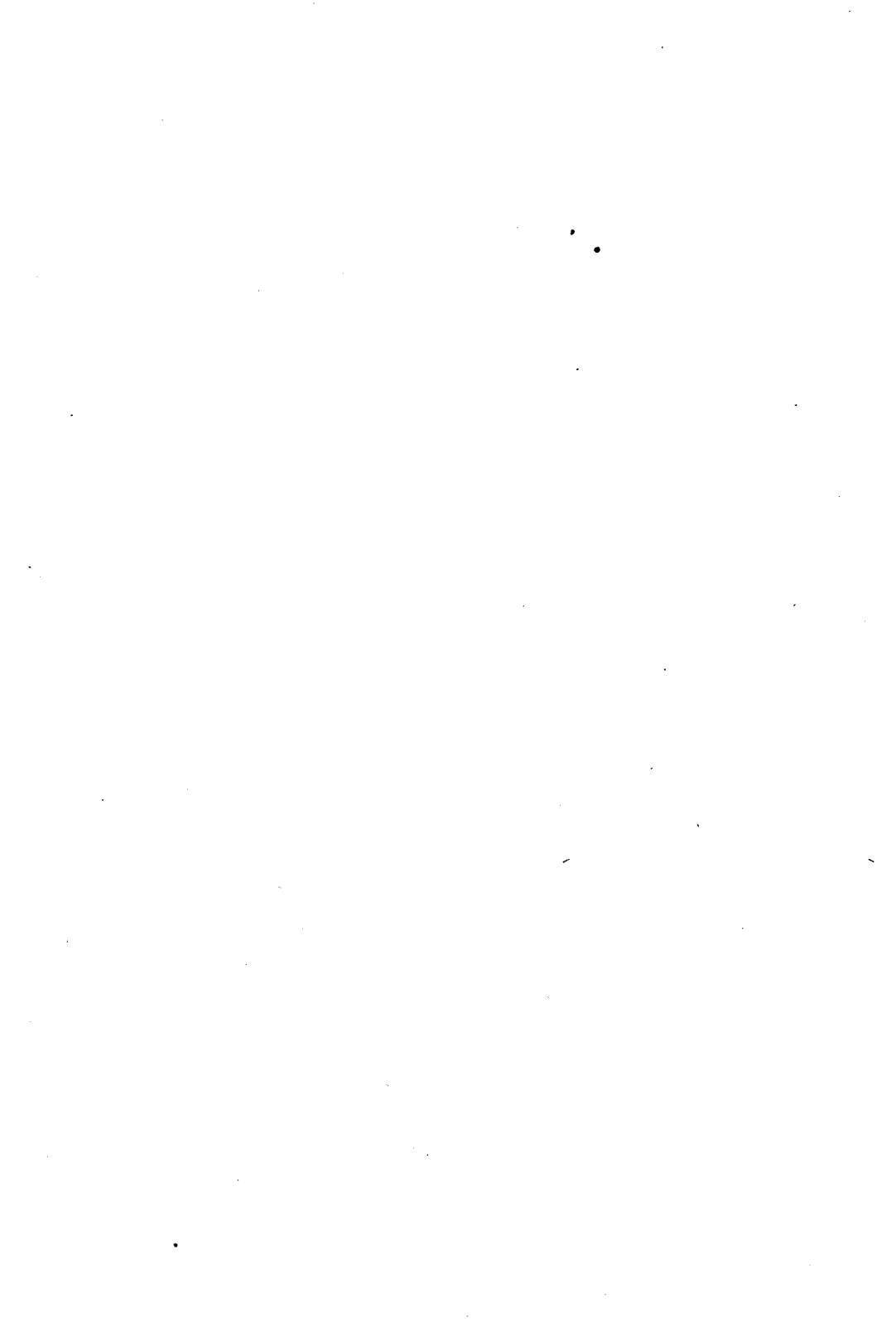
归不进以上三类的，别为“杂感”者六篇，偶有所思，发而为文而已。

当然，这里必须特别感谢脉望君，因为是他在一封信中向我

们提议编一本“夫妻荟”，才有了这本小书的。编完以后，想起郑板桥自嘲其家书云：“有些好处，大家看看，如无好处，糊窗糊壁，覆瓿覆盎而已。”

第一分

读书偶得



无韵之离骚

——太史公笔法小议

从小听说太史公久历名山大川而为文有奇气，颇心向往之。但是过去读《史记》常觉得不过瘾，找不到我想象中的“奇气”。那时总以为只有庄子的汪洋恣肆一泻千里，战国纵横家的辩才和词锋，苏东坡的豪放潇洒，再不然就是六朝文章的华丽铺陈，才称得起文“气”。后来稍谙世事，从同情司马迁的遭遇出发，逐步体会到他的笔调之深沉、隽永，不同凡响。然而，还是在“四人帮”横行时期那种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怀着压抑无告，欲哭无泪的心情，通读了《史记》，才真正感受到那强压在字里行间的满腔悲愤之情，对司马迁自称修《史记》是为了“意有所郁结”，“以舒其愤”，更加理解。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终于找到了太史公文章之“奇气”所在。

这“奇”，不仅在于以极其简洁、凝练的文字囊括了广袤的空间和绵远的时间——纵横万里，上下千年；也不仅在于生动地刻画了数以百计的文臣、武将、帝王、游侠、骚人、处士，个个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尤其在于以克制、含蓄的笔法，表达了深沉的感情和强烈的爱憎。通篇没有雕琢的形容词，也极少激昂慷慨的议论，而在那貌似平淡的叙事之中，却蕴藏着极大的感染力。